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 
第八回 破寂寥隔壁像聲 演戲法當場獻彩

歡樂二字人人戀，不貪歡樂，除是神仙。消愁悶，朝歡暮樂情無厭，消愁悶，無邊風月須在念。貪戀歡樂，比蜜還甜，怕只怕，樂極生悲滄桑變，怕只怕，樂極生悲滄桑變！

卻說文華在揚州，也不管軍情重要，只同懋卿日夜尋歡，無論什麼頑意兒都要叫來賞鑒。

一日，同懋卿在署中花園內遊玩，懋卿忽然想著一件樂事，對文華道：「這裡揚州地方有種班子，專做雜耍，戲文名目卻也不少，然見了一兩回便是見慣司空，不足為奇。唯有一種名目叫做隔壁像聲，聽去著實似真的一般，頗有趣味。我們何不去叫來一聽，以解厭煩如何？」此時，惹人憐、動人心兩個自從來到此間，卻沒有回去過一次，正覺有些不耐煩，一聽懋卿說起這個，好得她們是聽慣的，便一齊道：「既然要喚這個班子，何不把他們一齊喚來也好。」文華這個人也是無可無不可的，聽見懋卿說得高興，又見她兩人要喚，便道：「橫豎左右無事，且去喚來解悶也好。」

懋卿遂著一個家人去喚。不一時，只見來了幾個人，上前磕頭已畢，懋卿吩咐，就在花廳上面，先演隔壁像聲，其餘挨次搬演。眾人遵命退下，即將一副擔子取至。開出無數行頭，並將一架小小綢帳支起在一旁，先有幾個人將鑼鼓敲起來，唱了一回小曲，並說了無數的鬥趣話兒。眾人聽了，均各哈哈大笑。正在極口稱賞的時候，驀地裡忽見眾人均各住口，寂然無聲。文華倒覺有些不懂。

停了一回，忽然聽見有兩貓兒趕著叫春。一回兒，又貓兒打架起來。聽那聲音，卻是從那支起的帳子裡面出來的。文華倒覺有些稀罕，連忙定神細聽。又聽見有一個老婆婆的聲音在裡面噉了幾聲，方開口喊道：「我的乖乖媳婦兒在那裡？怎麼不到我這邊來講話？」又聽見似有一個年輕婦人的口音，遠遠地在那裡歎氣。連聲地自言自語道：「咳，我的大爺自出門了許久，總不見回來。不知又在哪裡迷戀著哪一家的婦人盡情取樂，只把我一個人冷冷清清地丟在腦後，實在可恨！叫我每夜的孤眠獨宿，如何睡得著！此刻想將起來，又覺得滿身酥軟，不知怎生是好。可恨那不知趣的貓兒，只管在這裡亂叫，又把我的愁腸勾動。不知什麼晦氣，才嫁著這樣的男子，絕不把我想念的。那老獸物又在那裡叫魂。只得進去一遭，看她有何話說！」又聽小腳的聲音走來道：「婆婆喚我則甚？」又聽那老婆婆的聲氣道：「我的乖媳婦兒啊，我因方才多吃了些東西，此時覺得有些悶昏昏的，因此叫你來替我捶捶背。」那年輕婦人道：「原來要我替你捶背。你且坐好了，待我替你捶。」又聽得或上或下捶背的聲音。

捶了一回，那老婆婆道：「好媳婦兒，你的小調常久沒有唱了，此刻左右無事，你可採個好聽的唱一個與我聽，讓我開開心。」年輕婦人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唱出來羞人答答的。倘被鄰舍人家聽見了有什麼意思呢？」老婆婆道：「我的乖乖，你低些聲音唱就是了，哪裡就有人聽見呢！」年輕婦人道：「這般說一定要唱的了。但是唱得不好聽，你莫要惱呀！」老婆婆道：「左右是玩，有什麼惱呢？快些唱吧。」年輕婦人答應了，一面捶著背，一面嬌喉婉轉地唱一個南京調道：

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滿腔心事獨對孤燈。聽聲聲貓兒，叫得人心愁悶。

狠心人，自從一去無音問，欲眠不穩，好夢難成。恨蒼天，求籤問卜全無准！

老婦人道：「乖乖真唱得好聽！你捶著唱著，竟像拍板一般。我年紀輕的時節，也最歡喜唱個小調。如今年老了，唱不動了，其實還是內行。憑你什麼好、丑都聽得出來的。此刻聽了你唱的好，覺得身子裡也爽快，有些因倦了。你也歇歇去吧。我要到房裡躺躺去呢。」年輕婦人道：「你盡管去睡，我也要去睡一覺了。停回，我來喚你起來吃東西。」老婆婆道：「你放心去睡覺，停回再來喚我吧。」說罷，又聽老婆婆進去睡覺的聲音。年輕婦人把房門帶上，輕輕地走了幾步，便低聲道：「好個老獸物到躺去了，我到外去玩要玩要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又聽見拔拴開門聲響。

年輕婦人道：「我們這條街上竟要出鬼了。怎麼此刻時候還是冷清清的，一個人影都沒有，這便怎麼處呢？也罷，待我等一會子，看倘有年輕的男子走過，待我騙他進去，煞一煞火也是好的。」那年輕婦人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，只聽得遠遠的木魚聲響了，似有人走進街來，口裡念著阿彌陀佛。又聽那年輕婦人的笑聲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！你看那邊有個極標緻的打齋飯小和尚來了，不要驚動他，待他來到跟前，讓我說幾句俏話兒打動他，不知他可知趣呢？」不一時聽得有個少年男子問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女菩薩佈施齋飯。」那年輕女人道：「你家師父呢？為什麼不出來打齋飯，倒叫你這小猴兒出來，有什麼用呢？」男子道：「不瞞女菩薩說，小和尚是個極有用的。我家師父今日因小腸氣發了，故此叫我出來的。」年輕婦人道：「你這小和尚倒也會說話！但是既要齋飯，須要跟我到裡面來取，我才肯將齋飯把你。」又聽見男子答應的聲音，關門上拴的聲音。男子道：「女菩薩不要關門，小和尚就要去的。」年輕婦人道：「怎忍心說這就去的話！你可曉得我還要大大的佈施你呢。你且將齋飯籃子放下，我把好話與你講。」男子道：「女菩薩你快將齋飯把我，不要誤了我的工夫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小和尚不要性急，到了時候自然要把你的。我此刻且問你今年幾歲了？可有老婆在家？」男子道：「我今年十七歲了。你這女菩薩到說得好笑。我們出家人怎麼有起老婆來呢！」婦人道：「既沒有老婆，你且跟我到房裡來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，乘便把齋飯給你。」男子道：「有話請快些說！怎麼齋飯要到房裡來取？被人看見了，叫將起來怎生是好！」婦人道：「不妨的，你若曉將起來，我便把你小和尚放將進去。」男子道：「哎呀，你怎麼不把齋飯給我，倒睡到牀上去了呢！」婦人道：「這會子因有些肚裡痛，故此睡的。小和尚求你做一個好事，替我把肚皮揉一揉。」男子道：「我是一個和尚，只會敲木魚，不會揉肚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就把敲木魚的本事拿出來，替我醫一醫。」男子道：「我是小和尚，不能替你醫的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還敢說不會醫麼！」又聽得那婦人把男子拉上牀的聲音道：「乖乖，我急得等不及了，快些來呀！」男子道：「女菩薩，你不要硬做這件事。小和尚實是不會的。倘被師父曉得了，不要打個半死麼！」婦人道：「不妨事的。你師父也是會替人醫肚皮的。」男子道：「哎呀，女菩薩，你不要拉我的褲子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偏要拉！」又聽得那老婆婆喊道：「媳婦兒你同哪一個人拌嘴！切不可打架呀？」婦人道：「沒有同人拌嘴，是在這裡同貓兒玩呢。」男子道：「女菩薩，你怎麼把自己的褲子都脫下了？」婦人道：「脫下了褲子好幹事情。」男人道：「女菩薩，你讓我去吧，我齋飯也不要了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要想去是不能的，快來來與我玩一會子，就放你回去。不然，今晚休想出去！」一面嘴裡說，一面聽見拉扯的聲音。

正在拉的熱鬧時候，忽聽見外面敲門的聲音。男子發急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人來了！」婦人道：「不妨事的，是鄰舍人家扣門，我們不要去理他，只管放大了膽干我們的事。」又聽見那敲門的聲響竟是一陣急一陣的。婦人忙道：「小和尚，你不要慌，待我問一聲，看究竟是哪個。」又聽得外面有山西男子的聲音道：「咱老子回來了。怎麼不開門！」婦人慌道：「不好了，真個是他回來了！小和尚你快快藏在牀下，不要噴聲，待我打發他出去了再來叫你出來。」小和尚道：「醜醜醜的，叫我怎麼進去？」婦人道：「顧不得了，快些進去吧！」小和尚道：「哎呀，碰了頭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快不要開口，我去開他進來。」又聽見婦人小腳走的聲音，開門的聲音。山西男子道：「再不開門，咱老子要把這牢門踢掉了！」婦人道：「我方才上馬桶，一時立不起來，你莫要生氣。」山西男子道：「既如此咱老子就罷了呀。這個齋飯籃子是哪裡來的？」婦人道：「這個籃子，就是天天到來打齋飯那個老和尚，寄在此間的。他說要到哪裡去化緣，停回就來取的。」山西男子道：「既是他的，倒還不妨。咱老子倒有些疑心，你不要藏甚和尚在家裡麼！」婦人怒道：「你在要胡說，老娘是不依的，你究竟當老娘是什麼人？」山西男子道：「咱老子才說了一句玩笑話，你就生氣了。不要講了，這兩天咱老子同人家鬥了兩夜的麻雀牌，覺得有些困倦，要睡覺了。」婦人道：「要睡覺可到你娘裡去睡，也好靜些。我是聲氣大的，不要吵鬧了你。」山西男子道：「咱老子自己牀不睡，倒到娘房裡去睡麼！我偏不要。哎呀，不好了大娘！我們這個牀檯為什麼在那裡動呀動的，是個什麼東西在裡邊？我倒要看看呢。」婦人道：「你這兩天乏了，快快睡你的吧。還要鬧什麼呢！可是活見鬼了。」山西男子道：「你不要瞞咱，倒底是什麼，快些說出來！」婦人道：「大約是貓兒在牀下捉

老鼠呢，沒有什麼的。你不要瞎疑心！」山西男子道：「我倒有些不信，待我揭起牀幃來看。哎呀，你是哪個？敢到咱老子家裡來，藏在牀下。還不滾出來呢！」說罷又聽見拉扯的聲音。小和尚著急的聲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小和尚並非別事，是到府上來打齋飯的。」山西男子道：「打齋飯打到人家牀底下來了！咱老子若不回來你就要打到牀上去了，有這個打齋飯的麼？氣死我也。不把你這禿賊咱老子誓不為人！」又聽見拳打腳踢的聲音，小和尚哭泣的聲音，道：「施主老爺！不是小和尚自己要到你牀下，是你家大奶奶叫我來的。小和尚是冤枉的呢！」又聽見那老婆婆喊道：「我的兒子，你們為什麼才到家來就這麼吵鬧？」山西男子道：「你還要問呢！你只顧睡覺，你曉得你媳婦房裡牀底下有了人！」老婆婆道：「是媳婦臨盆了麼？快些去呼穩婆來是要緊的，不要瞎吵！」山西男子道：「你還要瞎纏，你媳婦牀下有了人呢！你還只顧在隔壁咿來呀的瞎問。」老婆婆道：「我們家裡又沒有什麼事情，要這唱隔壁戲的人來做什麼？」說罷，只見那網帳一掀，裡面鑽出一個人來道：「做隔壁戲的人就是我呢。我且逃了出來，讓他們去鬧吧。」說畢引得眾人哈哈大笑。

文華伸出兩個指頭在空中亂圈道：「我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神乎技矣！」正在得意的時節，忽然的想著了一個人，忙問懋卿道：「怎麼令親木賢弟不見到那裡去了？」懋卿道：「這個畜生去了好幾日了，還要想念他則甚！」文華道：「不是愚兄念他，若是他今日在此，不知又有許多什麼好笑的話呢。」說畢，又見換了一個人走進帳子裡面，又做了一個調姨的口技。文華贊聲不絕，立命家人賞他們二十兩銀子。

班中人上來謝了，又將方桌一張移在中間，鋪了紅氈，有兩個玩雜耍的人上來，立在桌邊，各把玩話鬧了一會，然後將紅氈取起，那一人將兩手兩腿拍著上下，都交代過了。又說了一會趣話，不知怎麼，看他向前似乎跌交的模樣，手內早高舉著一顆斗大的黃金印信，口內說道：「這叫做六國封贈將軍掛印，是恭喜大人們的。」文華同懋卿大喜，連連贊道：「果然好口彩，果然好口彩！停會兒一總重重地賞他。」又見一個人走至中間，將一條紅氈鋪在地上，撮高了起來，說是要吹氣了，又說要畫符了。將紅氈揭起，原來裡面是一個彩紮的天官，手中拿著一幅加官進爵的字樣，請至中間桌上供了；又將紅氈取起，重新交代一番。望下一鋪，不知不覺地又變出一個極大的磁碗。裡面滿滿的水，那水裡還有兩極活潑的大金魚。那人就取將起來說道：「這叫做雙魚吉慶。」說畢，下去又換一個人上來。嘴裡說的無非引人笑的話兒。又玩了一回什麼仙人摘果哩，什麼張公接帶哩。

那人退下後，又換了三個人上來。一個人拿著個弦子坐在中間，一個拿著一面八角鼓站在左首，一個抄著手兒站在右邊。那坐著的念了幾句開場白，說了幾句吉祥話，就把弦子彈起來。左邊的人敲動八角鼓，那坐著的唱著京腔，夾著許多笑話。那右首的人說閒話打岔，被坐的人在他耳刮子上打了無數手掌，引得眾人哈哈大笑。末後又做了些各種鳥雀的聲音，牛馬豬犬的聲音。若沒曉得是這班人嘴裡學出，也要當他是真的哩。唱畢鄢懋卿同文華又是賞了二十兩銀子。幾個班子裡的人都歡天喜地，謝了又謝，即辭了出去。

這裡大家剛欲立起身來，只見一個家人急急忙忙的趕進來稟道：「不好了，聽得說無數島寇駕著戰船殺到揚子江來，把韋將軍的營寨衝散。韋將軍等不知何往！還傷了許多軍士。這裡百姓們聽見了都嚇得心驚膽碎，都關門閉戶，抱男攜女地逃難。還聽得說城門都擠住了，為此特來稟報，請爺示下。」文華一聽，登時面目變色，暗想：柏自成既與他們約定，怎麼還要殺人！這倒有些不明白了。莫若且把柏自成傳來，問問他再作道理。想畢，剛欲吩咐家人去傳柏自成時，只見又有一個家人進來稟道：「柏將軍在外候令。」文華聽了大喜，忙令傳進。

不一時，只見柏自成早已走進，也等不得他參見，便直立起來道：「柏將軍來得正好！且隨我到那邊去商量。」說畢，便命柏自成跟隨在後，一同轉灣抹角地望著前時同柏自成講話過的那個密室而來。一同跨進了密室的門，就命柏自成將門閉上，問道：「你可曉得些信息的麼？」柏自成道：「小將方才早已曉得。因此到來請示。」文華道：「前日將軍說的島寇前來，只要把些銀子，他們一定肯退。如今看來，莫非改變不成？」柏自成道：「這事末將已早與他約定，哪有改變之理！文華道：「既不改變，怎麼方才有人來報說，他們一到揚子江就上岸來，把韋將軍的營寨衝散，殺傷我們兵士，道是何說？」柏自成笑道：「原來帥爺只知其一未知其二，幸得小將知道，不然險些誤了大事。帥爺且請放心，待小將細細告稟。」不知柏自成告稟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